

湯若望傳

第一冊

魏特著
楊丙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 若 望 傳

第一冊

魏 特 著
楊 丙 辰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若望



Le Père Adam Schall 23.

原序

我們直到如今，尚不曾有一本略少與湯若望之價值與偉大相適合的著作。爲世人之所知曉的，僅只是幾種簡略通俗，但却缺點百出的傳記，此外就是在各雜誌，以及人名大辭典與百科全書中，所發表的那些短文——這些短文中最佳，而錯誤最少的要算布魯克爾（Brueker）在天主教百科全書（Catholic Encyclopedia），亦有譯作：公教通典者）中之所寫的一篇了——此外最大作品歷史談述（Historica narratio）以及其更名爲歷史記錄（Historica relatio）的新板，並芒塞格（Mansseg）底德文譯本，對於湯若望的敘述，則僅只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並且記載敘述亦是不甚清晰的。因此社會上的一般人士們，對於這位中西皆知，但却多所誤會，到中國傳教，而爲歐洲科學在中國首開道路的偉人，要有一種較大傳記著作之志願，早已都經吐露出來了。

但這個任務上困難之點，人們馬上也就認識了出來。爲湯若望寫傳記的，應當是一位聚集傳教會歷史家，數理天算科學專家，以及中國學術專家於一人之身的人物。像這樣一位合適的人物，

人們當然最先希望，是要向中國傳教士羣隊裏去找得的。但是在中國傳教士方面，因傳教工作之常川壓迫，便沒有餘暇再從事於冗長時期之研究工作了，況且在這宗工作上勢必不能不參考歐洲各國之文書庫與圖書館，而這與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們却就難辦了。實際上在中國徐家匯兩位卓越優異之學者，一爲中國學術雜俎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之創辦者耶穌會神甫夏鳴雷 (Henri Havret S. J. 卒於一九〇一年) 一爲耶穌會神甫德禮賢 (P. Pascal M. D'Elia S. J.)，確曾計劃寫一本關於湯若望之著作，並且已經蒐集了不少的材料，但後來却又將這工作放棄了。

這種困難之點，幸而又獲得了另一方面的一種解決辦法。因爲下面所陳述的這本傳記底著者曾自一位從前中國傳教士耶穌會神甫路易·望·海 (P. Louis Van Hee S. J.) 處得到了一批真正有力的助力，這位傳教士既爲一位特別出色的中國學術專家，而同時又爲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數理天算的學者。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共十九年的長久，他居住在中國，曾充上海公教震旦大學 (Aurora)，及非基督教之南洋大學 (Universität Nanyang) 教授之職，並爲中

國雜誌自然界 (Natur) 之出版者，此外尚爲許多中國書籍之著作者，以及多種較大叢書之共同編輯者。他因身體健康受有損傷，所以纔又返回他歐洲的家鄉，然而在這裏仍尙盡他能力之所及，宣力於學術界，直到如今，他因他所發表的那一些關於中國學術的專門著述與論文，已經證明他是今日研究中國天算數理與同類科學最優良專門學者中之一位的了，並且最近他尙在比京布魯捨爾城內又建立有中國研究院 (Das Chinesische Institut zu Brüssel) 一所。這樣著者因有了一位適當的人材，可以向他諮詢一切，所以大規模利用中國史料，以及獲得關於中國文學文化，和禮俗道德種種問題上之可靠解答，並批評湯若望數理天算工作之價值，方得有可能。

從其他一位現已不在世的學者方面，著者也還得有許多促進與贊襄，這位學者就是耶穌會神甫安謙·航得爾 (P. Anton Huonder S.J.，卒於一九二六年)。他對於德國傳教事務，以及天主教傳教會雜誌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之偉大功績，是沒有一個人能駁擊的。不過他研究傳教歷史的工作，却爲世人之所不甚知曉。他已經得不到時間，把他在三十餘年的勤勉工作中自各方面所蒐集來的豐富珍貴的史料，整理成較爲巨大的著作，貢獻給社會了。他的研究對象尤

其是十七十八世紀德國耶穌會傳教士之歷史，關於此項歷史，他在一八九九年已經就發表過一篇偉大的論文，深為各方面之所讚許。他原來的計劃，對於整個對象，是要寫三部總著與六本較大專門傳記的，並且那一大批預備工作，尤其是為總著所做的預備工作，已經有了很深的進步了，然而他竟中途溘然長逝，使他的工作在他的手腕下，未能得以完竣。他這工作，現已有人為之繼續，而我們的希望，便是在最近的時期，把全書完全弄到完成地步。六本專門傳記之中，原定一本是要寫湯若望底傳記的。著者這一本湯若望傳，因為已經先寫了出來，所以便是所計劃的各部數中，首先與世人相見的一本了。

著者多年文書庫中之搜索工作，發現了一批豐富得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種一等史料。這史料中所包含的，有函牘，有著作，有手跡稿件，共約二千餘件，俱為著者寫這本書時之所採用。根據這些源頭史料，設計湯若望一生的傳略以及他時代背景，便不會透露缺陷與模糊不明的種種缺點了。著者又絲毫不憚煩，不畏難地自行置備了相關連的，見諸印刷的各項著作，以便可以能將湯若望與湯若望時代景像上的細末處一一加以完成。上述夏鳴雷神甫與德禮賢神甫所蒐集之材料，

一開始即決不自私自利地供給著者作了參考之用。

最後著者還曾計劃赴中國，做一次考查旅行，以便在徐家匯，在北京，或在其他湯若望曾從事過工作的地方，並在博物館與圖書館中，盡可能地蒐索其他史料，並親自一視環境的真實狀況。但因祖國日漸增加的困窮，著者相信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了，況且著者又曾聞，在北京他並沒有多少能獲得新發現的希望。而自中國友朋的一方面，著者一有所諮詢，便可獲得著者所須要的啓示答覆，所以赴中國之一行，自是大可不必了。

在這裏把那一大批在這本著作上，曾予以促進與襄助的熱心人士們底全數，都一一敬書了出來，這是不可能的。關於這一層，在本書以後之適當地位，儘可能地予以實現。在這篇序言中，著者以至誠向他們全體表示謝意。特別應當致謝的，還有德國學術救濟會（*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因為救濟會爲促進這一部著作的完成，向著者特撥有一筆研究補助金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序於德國萊因河畔之波恩城（*Bonn*）。

湯若望傳

第一冊

原序

第一章	湯若望之家世，他在可崙城的幼穉時代	一
第二章	在羅瑪——肄業德意志學院，入耶穌會，中國之呼聲	二二
第三章	赴東方之航程	五一
第四章	澳門	七三
第五章	湯若望到首都後之開始時期，西安之轉赴	九五
第六章	明朝末後皇帝統治下之各方面	一二六
第七章	明朝國基之根本動搖與皇室之顛覆	一〇三

第八章	滿廷攝政時期……………	二二二
-----	-------------	-----

第二冊

第九章	「尙父」和他的皇帝學子……………	二五九
-----	------------------	-----

第十章	傳教士與中國基督教之總機關……………	三二九
-----	--------------------	-----

第十一章	湯若望之性格——他爲他的美譽令聞之奮鬥……………	三七四
------	--------------------------	-----

第十二章	關於欽天監監正職務的爭議與關於曆書問題之聚訟……………	四二〇
------	-----------------------------	-----

第十三章	湯若望晚年所受之陷害及其逝世……………	四七一
------	---------------------	-----

第十四章	後世毀譽中之湯若望……………	五一九
------	----------------	-----

註釋部份容另出單行本

湯若望傳

第一章 湯若望之家世，他在可崙城的幼穉時代

湯若望，原名約翰·亞當·沙爾·封·白爾（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所從出的氏族，世系之遠，可追溯至紀元後十二世紀。最初他這一族的始祖大概是移住在日耳曼（Germania）國境內羅馬人（Römer）所闢的居留地阿各利皮納（Colonia Agrippina）的弗郎黎族（Franken）自由民。在十二世紀這一族尚屬平民，但因家道隆盛，在當時已經騰達到了封爵敘勳的貴族階級。（一）

沙爾族底世系，我們常以羅伯特·沙勞（Rupert Schallo）爲開山祖，這是出現於一一五〇至一二〇〇年間的一個人名，出現的地方就是由方纔所說的羅馬人居留地阿各利皮納所發展而成的德國可崙（Köln）城，而他便是在這城裏聖阿波斯特爾（St. Aposteln）和聖勞倫爵

(St. Laurentius) 兩個教區內有房產的人，對於他的兒子盧伯特 (Lupert)，我們知道，他是住在聖阿波斯特爾教堂對面的新市場街 (Neumarkt) 上的。這一家人家漸次擴充，他們在聖阿波斯特爾并在城內其他區域內所置的產業。這種情形引起社會上一般人對於這一家人家特別的敬意和重視，因而使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便日見增高。一二八二年左右，始有阿爾伯勞·沙爾 (Albero Schall) 底名姓出現，這位阿爾伯勞·沙爾續娶克利斯悌乃女士 (Christine) 爲家室，克利斯悌乃女士爲維斯特法輪 (Westfalen) 貴族封·豪爾特 (von Holte) 的女兒，封·豪爾特與可崙城 守伯爵 封·阿爾伯 (von Arberg) 爲近戚。(11) 所以這一種結合便愈加增高了沙爾族之威望，並且愈加增益了它們的財產。這一位阿爾伯勞更在可崙城之西南毫爾白爾地方 (Horbell) 購置田園別墅。封·白爾姓氏便由這地方而得名，在一張一二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所成立的文書上，我們發現第一次簽署着這個名字。(12) 在後此的幾代中，我們發現封·白爾族同可崙城內的城市貴族奧威爾史安爾慈 (Overstolz) 封·得·阿塔黑德 (Von der Aducht) 二族聯婚，再後又同卑克林族 (Birclin)，舍爾富金族 (Scherfegin) 封·斯皮格爾族 (v. Spiegel)

聯婚。在當時沙爾·封·白爾族大概不是屬於可崙城市貴族團的，因為自十三世紀之中葉起，這城市貴族團已經實行了對外封鎖，非本城市底舊紳舊世家不能加入的團體了。一三五〇年有名亨利·沙爾·封·塞爾白爾的騎士（Ritter Heinrich Schall von Horbelle）出現，他同着他的貴紳共同簽署了大主教維廉（Wilhelm）和可崙城所訂之攻守同盟條約，並且是大主教所出六個人質中之一的。在這裏我們頭一次見到了沙爾族之紋章。這位騎士底兩個兒子亨利與約翰於一四一一年被稱舉於選侯城可崙（Kurköln）貴族之名姓中。

因在選侯城可崙和雨利福（Julich）二縣境內田產之購置和采邑以及各種特權之獲得，沙爾族對於社會之影響權勢，遂愈久而愈擴大。這一族中武勇好戰的族人，是屢屢與可崙城處於戰鬥之中的。當在一位名字叫做約翰·沙爾·封·白爾（Johann Schall von Bell）之沙氏苗裔，同他的兒子戈捷特（Godart）和他的親戚亨利·封·歐爾斯特（Heinrich von Yarsf）於一四一九年自福來欣（Froehen）城外歐爾斯特堡出發，作劫掠生活時，可崙城人民便帶着他們的軍隊攻破和焚燬了他這個堡壘。（四）此後我們也時時發現一個沙氏底子孫或充當本篤會士

(Benediktiner)，或充當齊斯德進會會士(Zisterzienser)，或充當多明我會會士(Dominikaner)。這一族裏也有不少的女兒們，或充當女修道院院長或女修士。(五)

自十六世紀之初葉，在這個支脈繁衍廣遠的大氏族裏顯然透出兩大支來，一支是沙爾·封·密爾赫穆·刷多富(Schall von Mülheim-Schwadorf)，一支是茂倫合文·慮輔特爾北(Morenhoven-Lüffelberg)。(十) 雖然這舊日可崙城裏的平民家族，在當時已經成了萊因州(Rhein)的貴族，但是他們同可崙城的聯合却並未中斷。在這裏這鄉間貴族每年總有一部分時期居住在他的那些爵邸之中，或者也甚至恆久居住。沙爾·封·白爾族之邸址在可崙城內新市場與依木·拉曷(Neumarkt-Im Lanch)兩條街拐角處，阿波斯特爾教堂(Apostelkirche)之對過，這裏好像是這一族原來的住處了。茂倫合文·慮輔特爾北支系是我們應當詳細研究的，因為這是來中國傳教的湯若望之所從出的支系。

這茂倫合文莊田是一五〇三年居住在瓦爾多夫(Waldorf)和格拉艾爾(Glensel)兩個地方的約翰·沙爾·封·白爾所購置的，慮輔特爾北是他的夫人瑪嘉勒達·封·君尼禱(Mar-

Garetha von Gymnich) 出嫁時帶了過來的陪嫁莊田。(七) 這一位約翰·沙爾·封·白爾和他的夫人就是湯若望底曾祖父母。他們決不會料到，一百五十年後會受到了中國諸贈的榮典的。這榮典當然是湯若望底父母和祖父母也都曾同受到了的。這茂倫合文和盧輔特爾北兩處莊田第一代創業莊主的沙氏所生的男子亦名約翰，並且是和麗洒·封·阿爾典堡庫 (Lysa von Aldenboeckum) 女士結婚的。(八) 這一對夫婦所生的兩個兒子亨利·得根哈爾得 (Heinrich Degenhard) 和約翰 (Johann)，於一五七四年析產分居，各自另立了門戶。亨利·得根哈爾得分得盧輔特爾北和連帶所有一切莊田，約翰分得茂倫合文爲自己的產業。(九) 亨利·得根哈爾得曾結過三次婚。(一〇) 他第三次結婚的夫人是瑪利亞·賽發爾得·封·麥維得 (Maria Scheiffart von Merode)，(一一) 曾生三子。長子名約翰·來因哈得 (Johann Reinhard)，充當希爾得斯海穆 (Hildesheim) 大教堂之教士。其他二子名亨利·得根哈爾得二世 (Heinrich Degenhard der Jüngere) 和約翰·亞當 (Johann Adam)，約翰·亞當就是以後來中國傳教的湯若望了。這兩位弟兄之中，約翰·亞當或許是年長一點，但是未獲得確切的考證。

對於約翰·亞當產生時日地點的問題，當時的文件中沒有一個能予我們以說明的，後來所發現的許多報告，頗含有矛盾之處。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仍能獲得充分確切的解答。約翰·亞當·沙爾是於一五九二年五月一日生於可崙城內阿波斯特爾教堂近處的魯耶中，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新市場街四十七號和依木·拉曷（Im Lauch）街十六號房宅之所在（一二）。

在那個時候沙爾·封·白爾這支脈繁衍的家族已是被一般人們視為舊貴族的了。（一三）
沙氏的紋章，藍色爲底，底上左右兩行，各畫兩條上下相並，而各有紅色與銀色方格十塊的橫樑；紋章上端畫盔頂，盔頂法鷹飛之像，色藍，口凸開，以成兩邊飛翅，翅上仍皆畫有分成方格之橫樑（一四）。

至於說沙氏之族是屬於萊因州之古代貴族的，這由沙族和舊貴族的屢次聯婚中，就可推想而知了。在關於約翰·亞當（即湯若望）進日耳曼學院（Germanikum）讀書時的商談中，他的貴族出身是決無可疑的。沙氏族人加入非舊貴族不得進入的各種修會（Orden）與修道院（Stift）者爲數頗多，并且多半都能升到很高的位置。譬如說在可崙城內大教堂所附設之聖瑪利

亞 (St. Maria) 高級貴族女修道院中，我們就逢到三位沙爾·封·白爾之族人。其中一位是安娜·沙爾·封·白爾 (Anna Schall von Bell)，關於這位女修士早已就有人說過，她是：「出身與品行都一般高貴的」自一五七九年至一六〇九年，就是正當約翰·亞當的時期，她曾充當可崙城聖茂理爵 (St. Mauritius) 女修道院院長（一五）。我們還曾得聞，有一位沙氏族人曾充當約翰騎士階級修會士 (Johanniteritter)。但是沙氏之族人特愛入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 (Deutscherorden)。

在這裏尚有三位曾入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的沙氏族人尤其值得特別稱述與頌揚，這三個人底名字與功勳經犁富蘭國 (Livland) 國史曾於十六世紀之中葉記錄了出來。然而這三個人對於萊因州本族之詳細家族關係，已經是不可考了，因為凡屬騎士一入修會，就得斷絕家族關係。這三個人之中最偉大的，是斐理普·沙爾·封·白爾 (Philipp Schall von Bell)，曾被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委充管領犁富蘭國瑪利恩堡城 (Marienburg) 的統治長官，並為全國兵馬總領 (Landmarschall)，換言之，就是全犁富蘭騎士階級 (Ritterschaft) 之總司令官，從品級上說，也就